

太陽旗下離別詩——臺灣第一女高音林氏好與盧丙丁

陳慧勻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戲劇博士

1935年5月11日晚，林氏好甫結束為臺中大地震所舉辦的義演晚會，這場大地震發生於1935年4月21日清晨時分，人們正當酣夢之際，遭逢這突如其來的地牛大翻身，造成臺中州與新竹州共計三千多人死，一萬兩千多人受傷，臺灣各界人士紛挺身籌募賑災物資，而被稱為臺灣第一女高音的林氏好則以她擅長的歌唱作為她襄助同胞的心意。在這場義演會裡，她除了演唱了臺灣著名社會運動家黃金火醫師的填詞的作品〈春怨〉，還演唱了由林氏好的夫婿盧丙丁作詞的〈織女〉，還有盧丙丁最後留給她的那首〈離別詩〉：「今日離別，不知何時會得攔再相見，我真無愛你咱分離，那鴛鴦會來分開……只好合唱離別的歌詩。」結束演唱後，林氏好緩步走進臺南公會堂の後臺休息室，她突地想到自1932年盧丙丁遠渡廈門避禍後，至今已三年餘卻未曾再聽聞他的下落，這首詞是否當真成為他倆的訣別詞？

當時的她並不知曉，在幾個月以後，盧丙丁將被日本殖民政府的警察單位拘捕並被送入當時治療漢生病(俗稱麻瘋病)的樂生療養院，然後在1936年1月再度被押送出境至廈門，至終老再也無人知其去向。而她會在日後成為唱遍日本與滿州的臺灣第一女高音，並與其擅常舞蹈之女林香芸在戰後成立了「南星歌舞團」與「芸霞歌舞團」(日後更名為「藝霞歌舞劇團」)紅遍四方。

在這個義演音樂會上，演唱了八首歌曲的她被稱為「愛國歌手」，她很平靜的面對這個稱號，因為這一切都是過往她與盧丙丁慣常的作為，在《臺灣新民報》的記者採訪裡，她如此提及她的抱負：「臺灣人都有演唱臺灣歌、研究臺灣歌的義務，我要努力使臺灣歌能得進出於世界…。」這個一心建立具臺灣文化主體性的思維亦是當年文化運動熾烈的夥伴們共同的想望，她的思緒回到20年代初，她與當年被稱為「丙丁仙」的盧丙丁及一干臺籍文化青年初識時的情景。

1895 鴉片戰爭後，日本殖民臺灣，開始有臺灣人到日本留學，留學人數逐年攀升，從1908年的60人到1923年時達到2,400人，人數最多時曾超過三千人。這些臺灣留學生們在日本吸收明治維新以後的西方智識與文化，並因此啟蒙其民主與民族自決的概念。1921年，曾留學於日本、中國的台灣知識菁英，以蔣渭水為首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以啟迪民智，謀求台灣文化之向上為宗旨，意圖由文化、教育角度開拓臺灣民眾視野並進而對抗日本殖民強權。1901年出身於臺南市港町二丁目一個傳統富裕大家族的盧丙丁，與當時許多臺籍知識份子一般都曾接受公學校教育，然後考入當時臺籍學子們嚮往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20年代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弱小民族自決的觀念以及1917年俄國的二月革

命與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風潮席捲全世界，在校期間與臺灣新文化運動之父—蔣渭水交情好的盧丙丁亦開始認同「有第一流文化的民族，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的理念，於是他在畢業後很快就放棄了於臺南州內庄公學校擔任副校長的安穩教職，專心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創辦與文化講演事務。蔣渭水於發表在第一號《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的〈臨床講義—關於名為臺灣的病人〉一文裡診斷臺灣人處於殖民體制教育之下，已產生「智識營養不良」症狀，唯有施行「知識營養療法」始能治癒，自此，文化協會開始在全臺各地設置讀報社、義塾、組織文化宣傳隊、演出文化劇、巡迴播映電影等。盧丙丁與陳新春、郭戊己等三人被聘任為「活動寫真部」（又名「美臺團」¹）專屬辯士，帶著電影放映設備至全臺各地進行電影放映，辯士們一邊放映電影一邊指桑罵槐的批評時政與殖民政府。口才便給的丙丁仙自此開始揚名全臺，還與臺灣地區的臺灣文化協會幾位著名運動者—韓石泉、黃金火、王受祿等人組成「臺灣文化劇團」演出所謂的「文化劇」。

「理想中需待著現實性，現實中也需帶著理想性」²這是渭水仙在面對臺灣文化協會逐漸分裂的左派與右派路線時所提出的呼籲。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終仍因路線不同而正式分裂，林階堂、蔣渭水、林幼春、韓石泉及盧丙丁等人另組「臺灣民眾黨」，丙丁仙除了持續不斷在各地演講，也全力參與各式勞工運動。對於資本家的剝削，被稱為「頭兄」的盧丙丁曾憤慨的陳述：「那些成為犧牲者的無產大眾，以及為了產業合理化而失業的勞動大眾，這些人成為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犧牲者。既使失業仍需繳納既定的稅金，沒有力量扶養家人，又沒有收入，這些無產大眾已迷失於途，不知何去何從」³，渭水仙因此下定決心：「咱要厲行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並於1928年2月集結了六千多名會員組成「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當日，會員們動員了59部汽車浩浩蕩蕩的遊行臺北街頭，所經之處市民群集大呼萬歲並燃放鞭炮，勞工運動正是沸騰時。林氏好在這期間，亦籌組臺南婦女青年會推動婦權運動，1929年，她也唱了另一社會運動家蔡培火以白話文譜寫的臺語流行歌〈咱臺灣〉。夫婦兩人各自在其領域內推動社會改革的進行，這也是丙丁仙與林氏好最熱血與意氣風發的年代。

1928年以後，日本總督治臺策略轉變得更为高壓，日本國內軍國主義亦高漲，勞工運動逐漸沉寂，1931年2月18日，正當臺灣民眾黨160名黨員於黨部舉行聯合黨員大會時，臺北警察局調派了將近百名制服與便服情治人員層層封索黨部所有通路，臺北警察署長威風登上主席台宣布：「依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本日臺灣總都禁止之。」台下一陣嘩然，臺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就此被宣告結束。

¹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頁362

² 蔣渭水，〈解放運動的派別〉，《臺灣民報》第144號，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1927年2月13日，第2版

³ 此段話改寫自盧丙丁談、林章峰父親譯，〈為減輕無產大眾的稅額 應該課徵資本家的繼承稅〉，《臺灣新民報》第330號，臺北：林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0年9月13日，第13版。

與此同時，富有歌唱才華的林氏好則進入全臺最具規模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並開始發行〈紅鶯之鳴〉與〈一個紅蛋〉等一面是臺語發音、一面是國語發音的唱盤，她也是當時少數能將唱盤外銷至中國的臺灣女歌手。丙丁仙亦「婦唱夫寫」的為她寫了許多首歌詞，如〈月下搖船〉、〈紗窗內〉、〈落花流水〉等等，由於她如聲樂般的歌唱技巧不同於當時臺籍女歌手的戲班唱腔，她的作品很快就創下唱盤銷售佳績。丙丁仙卻在民眾黨被迫解散以及 1931 年痛失蔣渭水這位革命同志之後大為消沉，並幾乎在往後的工運場合銷聲匿跡，關於丙丁仙的故事末了，只剩下在《重修臺灣省通志》裡記載的幾句敘述：「丙丁後於該黨第三次黨員大會前，辭卸職務，內渡廈門，日據末逝」。

〈離別詩〉裡直白的唱道「驚是驚今仔日，頭毛烏烏相見，此後去的，更再相會，敢會白髮的時……著這世間欠了知己，親像無光的時，惜別惜離，只好合唱，離別的歌詩」林氏好默然抹去臉上的妝容與欲滾落的珠淚，收拾好化妝箱，她決定帶著丙丁仙對社會、對革命、對公義的那股熱忱繼續面對往後的人生。